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

第三回 值佳節借宿入叢林 度中秋賞月逢冤鬼

話說不一會，陸小青繞到了山門前面，定眼細看山門上的匾額，幸依稀辨認得出，果是「紅蓮寺」三個大金字。上面兩邊角上，還有兩個小些兒的，就形式猜去，大約是「敕建」二字。山門大開著不曾關閉，望見裡面佛殿上燈燭輝煌，無數的和尚都身披袈裟，手持法器，唸經的唸經，拜佛的拜佛。那種又華麗又莊嚴的氣象，使人在遠遠的望著，就油然而生敬重三寶之心，不敢冒昧闖進去，擾亂他們的佛事。只得緩緩走進山門，拱立在佛殿下等候。雖隔幾年沒見知圓和尚了，然此時還認得出他正領率著眾和尚拜佛。眾和尚已有看見了陸小青的，但是都在一心拜佛，沒一個肯作理會，只當不曾看見的一樣。約莫經過了一頓飯久的工夫，功德才做完了。知圓和尚自走進佛殿裡面去了，其餘的和尚也都各歸各的素房，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。陸小青暗想：這才真是整齊嚴肅，怪不得遠近的人，同聲稱贊紅蓮寺的法規好。不過他們都各自散了，我若再不上殿去，隨便拉住一個：說出借宿的話頭，一會兒都走散了，教我去那一間寮房裡找誰呢？一這們著想，便提步往佛殿上走。就在這時候，只見一個五六□歲的老和尚，從眾和尚中走出佛殿，迎面向陸小青合掌念了一聲佛，現出極謙和的神氣問道：「居士從哪裡來？有何貴幹？」陸小青連忙打拱，答道：「請恕冒昧，我是打從此地過路的，因貪著多走幾里路，錯過宿頭，天色已晚，前面山路不易行走，只好來寶刹借宿一夜，當隨緣奉納香金。」老和尚就佛殿上燈燭之光，略略打量了陸小青幾眼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錯了宿頭來借歇的。這很容易，只是沒好款待。」陸小青連聲答謝。知客老和尚即引陸小青走下佛殿，到東邊一所連三間的房內。陸小青看這房中陳設的桌椅，雖很粗劣很破舊，然打掃得潔淨無塵。房中懸了一盞玻璃燈，燈光僅能看清房中的陳設，左順兩間的房門都開著，知客老和尚讓陸小青坐下，問道：「居士既是錯過了宿頭，想必此時還不曾吃晚飯。敝寺的齋供，若不適口，只能充充饑腸，不嫌粗惡麼？」陸小青忙謝道：「承賜地方歇宿，已覺心裡不安，若再打擾，不大過分了麼？」知客老和尚謙遜了一句，轉身出去了。不一會，托出一個木盤來，盤裡一小桶飯，兩樣素菜，就桌上擺好碗筷，讓陸小青吃。陸小青正覺腹中饑餓了，看飯菜果不精美，知道紅蓮寺的和尚素來是飯食粗惡的，在勢不能為招待俗客另辦精美的飲食。有兩樣素菜，還是款客的排場。寺中和尚每餐都只有一樣素菜。陸小青腹中正在饑餓的時候，雖是這般粗惡的飯菜，也一頓狼吞虎嚥的吃了。知客老和尚點了一枝寸多長的小蠟燭，送他到左邊房間裡，四圍靠壁都架了床，好像是特地預備給俗客睡的。知客老和尚道了安置，自將小蠟燭插在壁縫中去了。陸小青獨自坐著太沒有趣味，只得倒在床上睡起來。

睡了一會睡不著，燭光一滅，忽見房中有月光射進。不由得暗自好笑：「我這番出門，連走了五天路，前四天都落在飯店裡，雖不及在家時的飲食起居方便，然大致也還過得去。今日因是中秋節，不願意辜負了良宵，在上午就打算今夜要揀一處風景好些的飯店落下，準備弄些酒菜賞月，也可借此以消客中寂寞。誰知在黃昏以前走過一處飯店，便直走到天黑，也再遇不著飯店了。幸虧有這紅蓮寺，素來喜與人方便，我才得了歇息之處。若不然，休說弄酒菜賞月，再走幾里路，落店太遲了，各飯店都住滿了旅客，還不見得能留一個安身的地方給我呢？即此可見是萬事皆由前定，合該我今年應在這紅蓮寺裡，過這種人世第一的寂寞中秋節，才會轉那揀好飯店賞月的念頭。若沒有那樣念頭，前四日都是黃昏以前落店的，今日何獨不然呢？」陸小青自拜羅春霖為師後，幾年來都是每到夜間睡覺，頭一落枕，便萬念俱寂，合眼就悠然睡著了。前四夜在飯店裡歇宿，也是如此。獨這夜看見從窗格裡射進來的月光無端的思潮起伏不定。輾轉了幾次，又忽然轉念笑道：「中秋的明月，難道定要在有風景的飯店裡，弄得酒菜來吃喝著才能賞的嗎？這也未免太俗了，這廟裡清高絕俗，正能替中秋的月光生色不少，只看從窗格裡射進房來的這一點兒月光，有多明亮？我既睡不著，何不起來去外面欣賞一回？」一想到這裡，雅興頓增，一翻身就坐了起來。

熱天起睡，不須穿脫衣服，更覺便利。下床開了房門，步出這一座三開間的房屋，走廊底下出來，就是大佛殿下面的一個大坪。坪地都用四方石塊鋪著，平坦坦的，受那極清明的月光照著，就和結了一層厚冰的水面一般。坪的兩邊。安放了兩隻高有一丈的鐵香炉，此外別無一物。陸小青反操著兩手，仰面在月光中走了幾轉，覺得萬物都靜悄悄的，連風動林葉的聲音都沒有。心想：這寺裡住了一百多個和尚，此時還不過二更時分，便各處全聽不出一些兒聲息，彷彿是一座無人的空廟，這種清規，確是旁的廟定中和尚所萬萬不能遵守的。認真說起來，出家人實在應該如此，方足使人欽敬，若出家人的起居飲食及一切舉動，都和在家的俗人一樣，就只剃光了頭髮，穿上圓領大袖的衣，便算是和尚，受□方供養，那簡直是天地間的罪人，懶惰無業的游民，都不妨借著做和尚騙衣食了。只是可惜守清規守戒律的和尚，遠處的寺院如何，我不知道。這方圓數百里以內，就僅有這紅蓮寺。怪不得這寺裡的寺產豐富，原來寺裡的和尚，待自己都極刻苦，待人卻處處行方便，實行佛菩薩慈悲度人的志願。有錢的人不想積功德則已，想積功德，不拿錢捐助在這種寺裡，待捐助甚麼地方呢？我父親給我的那些遺產，我一個人哪裡用得著那許多，我憑著胸中學問，手上的能為，也不愁一生謀不著衣食，何不將遺產提一半出來，捐在這寺裡，替我父母做些功德呢？陸小青想到這一層，心裡異常高興，覺得這功德非做不可。

此時的月光已漸偏西了，照得東邊廊廡下安放了一口五、六尺高的大銅鐘。隨意走近前看那鐘，是雲白銅鑄的，上面鑄了製造的年月，計算已有百多年了。貢獻的人，是一個做湖南按察使的。細看那鐘並沒有破壞，鐘上打掃得乾淨，一點兒灰塵沒有，好像是才安放在這裡不久的樣子。正待伸手摩挲，猛覺得佛殿上有一陣很怪異的風，吹得殿上懸掛的東西，都瑟瑟作響。陸小青不覺回頭向佛殿上望去，那般莊嚴宏偉的佛殿上，只佛座前面，點了一盞懸掛的琉璃燈，以外別無燈火。琉璃燈的光線，四圍都還明亮，只燈的底下是照例有一塊藍盤大小的黑暗圓圈。陸小青朝佛殿上看時，那琉璃燈的寸長火燄，正在搖搖不定，因此燈底下的黑圓圈裡面，有好幾個婦人，集聚在那一塊地方，齊向佛像叩頭禮拜。陸小青不禁吃了一驚，暗想：這時分怎得有這許多婦人來拜佛呢？並且寺門關著，婦人從何處進來？不是奇了嗎？一面心裡這們想，一面再定睛看那燈下，卻是一個也不見了，只依稀隱約的看見一群黑影，同時向佛座下藏躲的模樣。陸小青隨即吐了一口唾沫，低聲啞了幾下，說道：「這才是活見鬼了。我這兩眼睛，自遇恩師之後，一日光明一日。近年來尋常人看不清晰的東西，我都能一望了然了，昏花的毛病，一點兒沒有了，若在五年前看了這情形，還可以疑是兩眼昏花誤認。於今我自信不至如此，不是活見鬼了嗎？」當下舉眼向殿上四週看去。

陸小青初進紅蓮寺的時候，一因寺內的和尚都整齊嚴肅的唸經拜佛。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種敬畏之心，不敢隨便抬頭亂看。二因此來目的是在借宿，在未得和尚許可以前，無心瀏覽景物。因此雖在佛殿下拱立了多時，然佛殿上的情形，並不曾看明在眼裡，此時才看出這佛殿從殿基到屋脊。那蓮花座有一丈二三尺高，朱漆的蓮花前，一片一片張開來，每片和門板一般大小，蓮座前面的香案，也碩大無朋。佛像的兩旁，排列著許多金漆輝煌的木龕，龕里約莫是五百尊羅漢的像。因離琉璃燈太遠，只借著佛殿下明月反射的光，陸小青又立的地方太遠，所以看不大明白。心裡又轉念道：「我為甚麼只管站在這廊廡下，朝佛殿上呆看呢？這時又沒有和尚往殿上做道場，索性上去瞻仰瞻仰不好麼？」

遂舉步向佛殿上走去。才走了幾步，偶一抬頭，又分明看見那琉璃燈底下，擁擠著一大堆的婦人，向佛像中叩頭禮拜。這次所見，比前次更多更清晰，前次大約只有□來個，這次就有二三□個了，陸小青既發見了這種怪異情形，只得立住不動，目不轉睛的望著燈底下，仔細看怎生變化。說起來奇怪極了，陸小青一仔細定睛，便看出那一大堆婦人，並不是陡然出現的，明明白白的一個個從蓮座下走了出來，向燈底下一擠，就掉轉身叩頭禮拜起來。每出一個都是如此。好像只有那燈底下的黑圓圈可以容身似的，漸出漸多，約計已有七八□個了。猛聽得「噓」一聲，佛殿上的瓦，好像被貓兒踏碎了一片，這響聲一出，燈底下的婦人，登時驚慌得往蓮座下一閃，睜眼便一無所見了，陸小青如癡似呆的望著，也被那響聲驚得清醒轉來了。連連說：「怪事，怪事！」三步作二步真走上佛殿。心裡自尋思道：「佛殿之上，是何等清淨莊嚴的地方，如何會有這些女鬼，齊集在此呢？並且看這些女鬼拜佛神

情，好像是伸訴冤苦，哀求佛祖超度的一般。這是甚麼道理？我兩次都看得明明白白，向這蓮座下一晃就沒看見了。剛才更看得清楚，一個一個從蓮座下走了出來，莫不是這蓮座下有甚麼蹊蹺？」

看香案上有點不完的蠟燭，便拔了一枝，跳上香案，就琉璃燈火上點著，細細的照看蓮座前面的蓮花瓣。一片片都看了幾眼，搖了幾下，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痕跡，也搖撼不動。照到後面，畢竟被他看出一些破綻來了。原來其中有一片蓮瓣，邊上有數寸遠的所在，特別的光滑，可以看得出是時常在這地方捏手的。就那光滑的所在，用手捏住一搖，不搖這下沒要緊。只這們一搖，搖得那蓮瓣往旁邊一歪，裡面跟著一股陰冷之氣衝出來，只衝得陸小青皮膚起粟。古人說的好：藝高人膽大。雖則發現了這種可怕的情形，然陸小青仗著一身出色超群的本領。並不知道害怕。換左手捏住蓮瓣，右手拿燭向衝出陰冷之氣的所在一照。只見這蓮瓣原是一扇洞門。蓮瓣讓開了，即時現出了一個洞口來。洞口裡面，漆也似的黑暗，就有燭也照不見洞有若干洞，洞裡有甚麼東西。只覺得一股臭氣衝入鼻孔，比無論甚麼臭氣都難當。使陸小青聞了，禁不住要嘔。心裡已猜著必是屍臭，正要想方法進洞裡探看一個究竟，陡聽得有腳步的聲音，嚇得陸小青忙撲的一口將燭吹滅，隨手仍將蓮瓣扶正。跳下來，將燭插在原處。打算回房再作計較，免得被和尚出來看見了，知道識破了他寺裡的機關，不是當耍的事。再聽腳步聲音倒沒有了，然在佛殿上徘徊也沒用處。仍由東廊廡下，走進那三開間的房。腳才跨進睡房，就見那個知客老和尚坐在床上，笑容滿面的立起身迎著說道：「居士適從何來？」陸小青這時真是懷著鬼胎的人，忽看見老和尚坐房裡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。不知他怎生支吾應付？且待第七回再說。